

三國誌 十四

陸遜營燒七百里  
荆先主遺詔托孤見  
難張溫奏安天  
征南冠丞相大興師  
後灑水再得老  
武鄉侯四卷用計

孔明巧布八陣首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破車丞相徐燧用火攻  
抗天音靈王初受執  
議詐降三擒孟獲  
丙靈王五次遠擒

共二十

2119  
15





214  
219  
35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四

聖嘆外書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燒營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關澤甘寧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之顧雍步騭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獨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  
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  
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  
玄德之營先自連鎖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  
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  
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  
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  
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  
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人初來之時宜避其銳  
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  
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  
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玄德亦止此  
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畧相同  
真不愧難兄難弟

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猗亭之兵憤兵也驕亦敗憤亦必  
敗况以陸遜爲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  
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帥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符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  
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謝安能使之爲兵魚腹浦之  
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於謝安矣况在八  
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



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箇人情其神機妙算至於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

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真非他書所有

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設伏兵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烟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烟火

處走來以前之烟火爲真而誤以後之烟火爲假陸遜向山中  
有殺氣處隄防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爲實而  
誤以後之殺氣爲虛華容道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  
百兵捧着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勁卒却到抵十萬兵  
不見一人種種變幻真天地有數文字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韓當周泰喜而  
欲出陣逐喜而不出另有喜處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  
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吳班軍在陸遜眼中看出周泰曰吾視  
此等兵如見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  
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望山中殺氣與後文望水  
邊殺氣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  
出先被猜破衆將聽了皆以爲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



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誘曹  
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  
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妙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  
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  
營也此處尚不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  
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  
蜀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此時方信遜曰  
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此時已驗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  
必破蜀矣此句未驗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  
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果然信其前語遜曰諸  
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  
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至此方諸將方纔歎服後

人有詩讚曰

虎帳談兵按六韜

安排香餌釣鯨鰲

三分自是多英俊

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言指曰可以破  
蜀之意權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  
其懦孤獨不信諸將上書又在孫權今觀其言果非懦也於是大起  
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  
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黃權不諫後營  
第二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障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  
長驅大進有何礙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  
北之兵以防魏寇魏張本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  
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王北魏一邊筆法又周敏又飄忽言

第一十一卷



蜀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者清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立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立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曹丕可謂知兵乃即亦不知輪於羣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合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前劉曄勸取東吳曹丕不乘其危而取之詭譎之甚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又為後文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邊接敘吳蜀事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

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却把別人來罵馬良曰皆主上自為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妙在尚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生一向慣用火攻此正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為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奇令人測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料事主上若有失當殺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奇絕令測摸不出于禁入魚腹之內陸遜亦幾葬良大驚因某於魚腹浦魚腹之中關公得一魚孔明又幾得一鹿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於此時知之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



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叫退皆不用妙在不要勝先要獨喚階下未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令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預知其敗而使之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二更之後丹令眾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挺鎗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兵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

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兵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破蜀之計吾已定矣絕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南風更不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三路只差二將與水軍朱然止是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硝磺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却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眾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



旗幡無風自倒與曹操江中折旗相似乃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

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騎敵極矣畿曰倘是陸遜

試敵奈何畿亦長於料事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

了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先主曰此是疑兵令眾休動命

開與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黃昏分黃昏開與回奏曰江北營中

火起先是一路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

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初更東南風驟起此句只

見御營左屯火發路火起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與前共是風

緊火急樹木皆着此句寫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

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

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與前共是江南江北

照耀如同白日總寫火光一向此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

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

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

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

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時為先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

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

鞍山馬鞍魚腹張苞傳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

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為先張苞傳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

火光不絕又總寫火光一句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方寫岸上又帶次

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差第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如火光

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興伏地請曰四下

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

中一先主曰誰敢斷後傳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此是第

黃昏



昏已曉過一關興在前張苞在中劉傳彤斷後保著先主殺下山來

夜一日矣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

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前是吳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

火救火者也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

真大奇之事陸遜第一路先遣朱然截住去路陸遜今却於未後出現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又為先關興

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

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故作喫嚇之筆以跌出下文子先主正慌

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此時第三日天明已只見前面喊聲震大

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

乃常山趙子龍也又為先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

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

勇衝殺而來前主初出兵時便令子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雲

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

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以先在火光中幾為先主曰朕雖得脫

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

再引兵去救應諸將為救吳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

有詩讚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 立德窮奔白帝城

一旦威名驚蜀魏 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傳彤斷後被吳軍四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

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傳彤叱曰吾乃

漢將安肯降吳狗乎罵吳為狗此是切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

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

血死於吳軍之中傳彤勝黃後人讚傳彤詩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 陸遜施謀用火焚

至死猶然罵吳狗 傳形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

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

出軍未嘗赴敵而逃即在程畿口中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

拔劍自刎文臣亦有武將之風惟書生不肯受辱後人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 身留一劍答君王

臨危不改平生志 博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

桓方纔得脫彝陵之圍自解前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

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

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 張南義少雙

沙場甘戰死 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

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番將能

節亦為漢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

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號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

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當夫人怒叱吳兵之時何其

其志不如前今觀其哭先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尚論者作

詩嘆之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 夫人聞難獨捐生

至今江畔遺碑在 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



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遂一實一虛前後不同勒馬回顧眾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濶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却是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遂不信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讀書至此又疑遂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遂見日將西沉殺氣越加絕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只此便遂大疑令尋士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遂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冲起士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以火為兵不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戶遂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且看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

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向遂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奉答一風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此七百連遂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却不道是却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問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奇遂曰願長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遂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先主三顧草廬時曾遇黃承出來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應孔明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言十萬兵之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妙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當面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階沒於此故特自生門引出也



孔明明知陸遜不該死却留個人情與丈人做遜曰公曾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關公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此則是黃承彥在魚腹浦義釋陸遜矣

後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嘆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後曹丕在陸遜算中陸遜又在孔明算中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照應前文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

其事在陸遜口中正是

補出省筆之法

雄心方欲吞西蜀

永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托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識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托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為煞尾在後幅則又為引頭耳



觀先主托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爲重終以伐魏爲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爲讐者魏耳與我爲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者也不能爲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爲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爲真話乎爲假話乎曰以爲真則是真以爲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爲曹丕之所爲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荊州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着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着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



一曰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粧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丕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惟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敘曹丕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敘曹丕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畧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

明之言奏知先主補照前文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

又照應八十一回中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住

劉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

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總點前文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

了黃權下落得在先主一邊聽得妙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

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

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待黃權勝却說黃權降于曹丕之待于禁

魏諸將引見曹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

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先主之意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

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不受爵還忽

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



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能死尤為相信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

忠義安能事兩朝

堪嘆黃權惜一死

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不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不說主臣下亦是不好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萬全之勢也上而說以待二國之變賈詡可謂不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曹不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尚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必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淮備劉曄之見不不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照應曄曰

時有不同也昔東吳果敗於蜀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

氣百倍未可攻也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實有兩樣解說不曰朕意已

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東吳

已有淮備合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

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東吳三路兵却借探馬劉曄曰既有淮

備去恐無益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

膽畧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

撥軍守把羨溪去了為後文戰敗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

將常雕同諸葛凌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眾軍皆有懼色

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

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此論主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陰此論形以逸待勞以主制



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分句分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預  
曹丕自來伏筆於是傳令教眾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狀拒亦且說  
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  
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忽  
有人寫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  
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曹仁  
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  
案寫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丕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  
夏候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  
此大敗此一路交鋒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  
鋒亦用不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  
此敗與先主不聽孔明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

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吳魏不和此大關目處以下再敘西蜀却說先主在永  
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先主自知病入  
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  
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將寫夢先寫臥將寫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  
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待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  
且退何故又來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  
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曰臣等非人乃鬼也上  
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勅命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  
忽曰鬼忽曰神忽稱君臣忽先主批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  
稱哥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主批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直  
夢寫方知是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知先主嘆曰朕  
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  
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承



安官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成都與曹操

子皆不相見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

上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白起兵伐吳以來至此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

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

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以三顧始以孤

已下定幾托孤之情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

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

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論馬

話不知後來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

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早為九十分付畢傳旨召諸臣

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畧與孫

問相聖人云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

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曹賊則伐吳之舉亦悔之矣不幸中道而

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既

教之又欲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

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

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鄭重其語不即孔明曰有何聖

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獨是以曹丕比

為重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定似劉表

語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

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平言

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

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

怠慢只分付二子通三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

子俱分付在內



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眾官曰朕已托孤於丞相合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及眾官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覩吾子勿負朕言番保阿斗一番奪阿斗雲泣拜曰臣敢不効犬馬之勞先主又謂眾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年四實嘆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為玉殿目下却無是無是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王

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寺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廟必也立堂太室所謂振鷺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為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為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



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托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吾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眾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天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收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

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昭音光也烈音武也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

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為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

以上按西蜀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

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吳不

伐蜀是諺所云東賈詡諫曰劉備已亡必托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

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與劉驥諫伐正

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眾視

之乃司馬懿也司馬懿慣與蜀敵對頭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

只起中國之兵志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合諸葛亮首尾

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問向五

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

合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先主用沙摩柯



前文照應 再修書遣使賞官誥賞賜直入南蠻見蠻王孟獲合起  
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  
後文七擒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割地合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  
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後又  
差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蜀中降將  
雖是主兵亦屬客兵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  
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未一路方用自家之兵其大兵五十萬  
五路並進諸葛亮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至大喜隨即密遣能  
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  
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肥等處據守關津  
險口故不復調用百忙裏又補敘舊將筆法周密却說蜀漢後主  
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間開總凡一應朝廷

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  
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官皇  
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園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建興元年  
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  
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  
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路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  
兵十萬取峽口入川魏以此為第三路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  
犯益州四郡魏以此為第二路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  
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第一路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  
序各不同別處敘事或一遣實寫一邊筆法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  
寫此處獨兩邊皆詳敘一番又換一樣筆法丞相不知為何數日不  
已先報知丞相寫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丞相不知為何數日不  
出視事奇絕令人後主聽罷大驚不但是後主驚讀即差近侍賞宣  
第一才子書 卷十四



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後主轉慌不但後主慌讀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夫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杜瓊曰先帝托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托病不出不說真他推病只在不肯放入上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第三日多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奇絕令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欲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托之意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孔明董允奏曰娘之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請人大

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故作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驚人之筆以明下文孔明之奇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第四日御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與先主親造獨進第三重門過了第三日又遇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與草廬中後主在後立久乃徐之而言曰丞相安樂否與先主階前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觀魚者後主曰知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奇絕妙絕真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慮之陛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致

第一十卷 第四



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  
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托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曉  
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人先言自己托病不出老臣  
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  
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神威天將軍名色甚奇竟宇  
中帶補馬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  
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寫子龍漢升  
之功却不小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  
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  
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魏延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  
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托孤時事  
出補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

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李嚴方知托孤又知曹真引  
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  
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却不用戰  
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  
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應又總用與苞二此數處調遣之  
事皆不曾經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眾人只有東吳這一路兵  
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  
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  
五路似以此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  
一路為輕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孔明意中又以此孫權一路為重  
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  
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



連日受恐此數杯酒只算厭驚送後主出府眾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

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眾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蘆裏賣甚藥孔明見眾官

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會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不可不與飲

酒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為戶部尚書漢司

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

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與當先伐何國不用

問孔明先用孔明問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

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為唇

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正合着東和未審丞相鈞意若

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

其人何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

命使平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說出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

當此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 蜀使還將玉帛通

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温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為急蓋其於四路不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



之卽使侵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

孔明之遣鄧芝爲伐魏地也然爲伐魏地亦正爲吞吳地也先主嘗讐吳矣先主讐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爲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章章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奇托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旣爲天對以答問又復爲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

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戟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猇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程普不服周郎韓



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為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為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為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為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捏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盛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於江惟之間其鬪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為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憊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荆

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啟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

改為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曰黃武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

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蜀安肯求救

權不信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蜀土各分

一半前既救蜀今又取蜀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

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

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為讐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

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

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為上策如四路兵

敗別作商議已在孔明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



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  
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  
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  
四路兵退却在孫權一過聽得不向西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  
蜀一過敘來筆法變換却又極省筆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  
語絕妙關筭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也  
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  
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擺  
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  
效此例烹之看其人如何對答如此恐赫亦是下着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  
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  
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

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此以前能有喜色故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  
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劉芝真是近臣引至簾前  
鄧芝長揖不拜妙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  
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  
酈生說齊平可速人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  
生不但說自己不懼反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  
說東吳懼他妙甚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  
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不說為蜀反  
乃陳兵設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激法權聞言惶愧  
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  
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妙在先問權曰孤正欲與蜀主  
講和此句待他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



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權欺後主之幼乃蜀有山川

之險吳有三江之固此上二語說吳蜀形勢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

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此言與蜀和之利今大王若委質稱

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夾攻

蜀亦順流而進取妙在又用一句硬語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此

與魏和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

名也管還說客言訖擦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却是權急

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

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反使孫權求他妙不可言芝曰適欲烹小臣

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目孤疑未定安能取

信於人反是他作難起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他此一句出來

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

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

以達孤意孫權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郡吳人

姓張名温字惠恕見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

之情又激他温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孫權不注意後主而注意

孔明主而在權大喜重賞張温使同鄧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之東吳却說

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

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

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便為七擒然後

圖魏便為六出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仍照顧先主之意可以復一統

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温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

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温入温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

主賜錦筵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說不出安罷百

第一才子書



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  
吳不睦今已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  
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鄧芝見吳王不曾提起先主伐張溫領諸酒至  
牛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對吳使補出次日後主  
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眾官相送孔明慇懃勸  
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入席就坐孔明約來溫怪  
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勅見為益州學  
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宓正色  
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  
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  
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此語大語我今亦聞之矣溫笑曰公既出大言  
請卽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問得宓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諷宓

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便將西溫又問天  
有耳乎諷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  
能聽之極溫又問天有足乎諷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  
步之極溫又問天有姓乎諷宓曰豈得無姓妙溫曰何姓宓答曰姓  
劉妙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天子為天子之子以子  
天子屢易姓則天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日言君象是言宓對曰雖  
之姓亦屢易矣溫又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  
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  
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  
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溫之問天是諷諸秦宓却  
未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此一句又問天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



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暗約秦宓來難倒了他却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謝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秦宓論天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為君者各修其德為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鄧芝到底不矣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不相伐又是大開日處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以上拱下吳蜀兩邊以下接敘魏國一邊

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頭醋不酸只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濶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賈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為上策與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蓋曹操既得荆州故赤壁之兵欲勢既殊局從荆州渡江今荆州已屬孫權故淮上之軍欲從廣陵渡江地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時好何鎮江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



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劉曄將濟為參謀官劉曄此時前何以不諫

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尅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

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便為司馬氏專權之兆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

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

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

甚為利害孫權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

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為下文趙雲取陽平關伏線一面

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

伯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王之不取荊州想亦為陸遜在彼之故權曰孤非不知奈眼

前無替力之人孫權慣用激將法言未盡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

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昔曹丕親渡大江臣必主擒以獻敗下若

不渡江亦殺魏兵大生合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守

徐恰好用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

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眾官

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曰徐其將曰徐忽其用兵亦不疾而徐

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

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

與韓當周泰不服陸遜彷彿相似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

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不肯服人盛

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

吾自有計破之與陸遜侯先主移營彷彿相似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

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

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

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如韓信之欲斬樊噲刀斧手擁孫韶出



轅門之外立起皂旗詔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樊噲是相國來

奏曰臣往年在廣陵深知地利不就那裏與曹丕廝殺直待他下了

長江東吳指日休矣孫詔有終軍宗慈之風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

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孫詔不遵軍法違令當斬

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眾

乎徐盛有穰且孫武之風權曰詔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

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蹟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孫權篤於兄弟

與曹丕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詔拜謝詔不肯拜厲

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謂

再用之善於調停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詔引本部三千精兵潛

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

三千兵渡江接應徐盛亦得體若棄詔而不救便不成大將矣却說魏主駕龍舟至廣陵

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

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與朱桓之在濡須彷彿相似丕曰此必詭計

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

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鑾簇擁光耀射目此等龍舟只好去曹泊羅江而屈原耳

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

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整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

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畢竟劉丕曰卿言正合朕

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將寫霧先寫月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

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連寫燈火火光正丕問左



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既寫月黑又寫霧天與曹操舞榭

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孔明借箭之霧前後開相

映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

遍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

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樓之不測曹丕大驚

見之亦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

吃一驚假城疑樓只用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

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然則特地到此

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

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

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

與曹操在赤壁時聞馬騰消息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眾軍各

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

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孫韶

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渰死者無數少年負氣未嘗慢事諸將

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

油盡皆火着前徐盛所授之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阻住龍

舟曹操之火皆後燒來曹丕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

火着此時十隻龍舟已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為首一將乃

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可與太史却得徐晃

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疋車仗船隻

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

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以上按東

蜀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者

吳以下再叙



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南征消息却從趙雲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

方見東吳敵北魏 又看西蜀戰南蠻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孔明通吳之後便當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從事於南方者何哉曰孫權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獲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借孫權以攻蜀而蜀得收之以為我用乃魏借孟獲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為我用不惟不為我

用又深足為我患則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遽欲伐魏則孟獲將乘虛而襲我之後矣故凡孔明之通吳非注意於東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蠻亦非注意於南而注意在北也

曹操致韓遂之書妙在先與韓遂看後與馬超看孔明致雍闓之書又妙在不令雍闓看却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張蔡之書妙在不與蔣幹看却令蔣幹偷看孔明假作朱褒之書又妙在自與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各見其奇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極其變

呂凱之圖善矣猶不若馬謖之說為善也何也呂凱能繪其地未能繪其人即能繪其人未能繪其人心也馬謖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人之心故披呂凱之圖能使南方無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四  
處不在孔明之目中聽馬謖之說直當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  
之心中耳

用兵之家但知攻城與兵戰至於攻心心戰之論則六韜三畧  
之所未及詳黃石素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惟南巢牧  
野之師為能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之然非待馬謖言而孔  
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

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  
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  
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  
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闓人認為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  
又故以高定人認為雍闓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真  
降認為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

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  
豈非絕世奇文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  
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  
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盈府

庫

先敘蜀中富庶以見內  
安而後可以外攘也

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

十萬

孟獲猶是曹丕五路中之  
一路此時乃去而復來

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

萬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牂牁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  
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  
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  
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  
實敘皆是省筆孔明乃入朝奏後  
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不



魏而親自征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

來攻如之奈何並先有孫權次說曹丕且吳方連和而孔明曰東吳方

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

東吳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

不必憂也北魏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保陛下萬無一

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歸重中原征蠻

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

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眾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

見為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

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癰疥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

討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疥癰之疾直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

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

容易託人七縱七擒之意于此已先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

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為參軍費禕為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

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為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

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似乎小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

見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難在鮑家庄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讐

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讐人已皆誅戮逕來西

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關索踪跡直於此處孔

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一同

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

犯的是王却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

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

迎敵孟獲率是一路於是高定合鄂煥為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

黃黑如漆

鬚如鋼針

目如



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  
蜀兵三路又先却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  
將張翼王平纜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  
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  
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  
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  
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做個引子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  
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雍闓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  
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妙亦算一回  
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禮畢闓曰如何  
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  
令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雍闓作便與高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

忽報蜀將搦戰闓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闓撥馬便走延率兵  
大進追殺二十餘里三路中又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  
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三路中並高兩路  
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  
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  
囚在一邊却令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妙衆  
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  
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必然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  
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先發遣雍闓的人妙在故意孔明又喚高定  
的人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  
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  
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昔反



若再擒來決不輕恕眾皆拜謝而去次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稱  
在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  
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  
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  
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  
定的人故意認作雍闓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  
人首級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  
的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  
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妙在使高定的細作拜謝而去  
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  
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  
背之不祥孔明已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

皆在孔明算中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  
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  
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  
言懼而不來與假書相合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  
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又是孔明雍闓軍不戰自亂  
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  
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辨  
煥殺之亦非高定殺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  
之是孔明殺之耳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  
來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實是我瞞他反定曰丞相何以知  
吾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某發已使人密獻降書說



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既假致書又假作未發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  
不是朱褒反間丞相之書一派是假  
 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未褒方表真心殺  
褒又只用高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定殊不費力  
 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  
 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來得素巧此處  
 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褒見  
 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闓妙在先知  
 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  
 之於是眾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  
 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算高定於遂命高定為  
 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於是

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  
 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  
 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  
 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  
 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  
 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蠻人已今敢獻  
 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與張松獻圖前後相對  
 孔明無呂凱孔明無呂凱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  
 不能平孟獲孔明無呂凱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  
 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  
 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挂  
 孝馬良之死在此帶謖曰奉主上敕命賜眾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  
 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



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足見孔明虛心諷曰愚有片言望丞相  
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  
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  
必速算到北魏正合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  
戰為下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所無却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的孔  
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叅軍即統大兵  
前進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  
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  
帥平了三郡却又生出一三洞元帥入見孟獲曰今諸葛丞相領  
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  
勝者便為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  
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前三路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  
是兩路

却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  
孔明聽畢即喚趙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不分付却是更喚王平馬  
忠至馬忠有二一為吳之馬忠一為蜀之馬忠也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  
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慣用王平  
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  
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  
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賊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  
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  
一句再激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  
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險為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  
此是第三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  
番激他得妄動以激之也二人快快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已寨內商議曰



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皆在明算吼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不激下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一箇并董茶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十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百北中偏有間前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行了兩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披雲一鎗刺落下馬就梟其首級餘軍

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茶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又殺了一箇更次先說魏延殺奔董茶那寨來董茶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是孔明教他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茶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寨前明明是他接應趙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眾皆言曰董茶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奇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解董茶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妙令人不解其故眾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



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  
 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此時却極力讚他吾料董茶那  
 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  
 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至此方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  
 明令押過董茶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  
 自歸洞勿得助惡孔明自此法以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  
 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  
 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暗使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  
 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  
 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  
 散獲大怒便見其屈強遂起蠻兵迤迤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  
 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

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王獅子  
 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鳥得  
 怕人乃見擒之非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日人每說諸葛亮善能  
 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  
 知前日之言謬也在孟獲眼中寫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  
 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  
 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分明是  
 孟獲驅兵大進迤迤追趕關索各戰又走又誘敵約退二十餘里孟  
 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  
 斷歸路知道此二人為伏兵那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  
 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  
 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



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  
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  
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  
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  
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張擒董阿用虛寫今魏延從騎皆降魏延  
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羊設宴在寨却教帳中  
擺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錢斧曲柄傘  
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合孟獲見孔  
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  
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謊吾想汝  
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  
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

食米糧而遣之

一路只

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

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

汝不薄汝何敢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

奪之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為反耶兩川之

是你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與攻獲曰山僻路狹誤遭

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妙獲曰汝放我回

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縛與

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此是正

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

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第一才子書 卷十四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二擒孟獲卽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者也詩云六月萋萋戎車是飭孔明之征南蠻其宣王之伐玁狁平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爲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力耳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祭那阿會喃卽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

犯而避之之爲難如先主猇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盡渡瀘水並非復前日依山傍木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

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卽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正是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

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分衆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已之謀也知攻



心之為上是與孔明七縱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即今讀者猜之亦不能測其玄機况當日孟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眾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

掌中物又即囊中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

水先在此處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眾兵見了孟獲且驚

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

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

因此得脫背地出醜之事在人前遮彌得眾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

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

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前三郡太守殺其二而存其一孟

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孟獲何等強獲傳令曰

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遠來勞苦

况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

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眾酋長從其

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

上多設弓弩砲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為萬

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

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

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

不得南方屬火故也彷彿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

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

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

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



將息人馬盛之在處但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

涼之地分作兩箇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

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魯軍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

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顧

前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

多疑吾自有妙算可知孔明在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

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命入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

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

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說出一箇死字果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

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絞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

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日此處水慢可以扎筏而渡觀呂凱

水之急慢亦多曉得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

茶那阿會喃兩箇洞主便為內應不可有慢亦如前卷中馬岱欣然

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

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馬岱大驚連夜回告

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士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

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

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孔明遂令

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扎起木筏

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

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

馬而過與後文鄧艾渡陰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

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



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如避暑謂眾酋長曰

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

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

亮也言訖呵呵大笑蠻子且慢作樂苦便到也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

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

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土人之語又在孟獲口中說一遍

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

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痴蠻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

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井將軍馬岱旗號馬岱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出平井將軍

投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

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子無用

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

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

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那引蠻兵

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

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認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岱縱馬向前

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

那滿面慙愧無言可答不戰而退蠻子原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

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

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眾酋長再三哀

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取諸

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

會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



孫權尚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是說孔明之智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為報是說孔明之仁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茶那手執綱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茶那引眾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皆在孔明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蠻子此時却變不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茶那引眾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

老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蠻子嘴硬偏會解說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虧他此副老面皮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今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為不服第二番更孔明曰他偏有許多說話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多說話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



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說子孔明所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

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此是孟獲來到

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

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好狠孟獲

隨卽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

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

孔明撤回馬岱却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

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明已在孔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

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

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乃馬岱也此時

又見馬岱寫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

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其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二人報

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

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與孔明周郎各

彷彿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

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妙在不敘出所說何遂喚

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

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妙在不敘

計待後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

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

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却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

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銀坑山先在此處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

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

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



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名為波斯獻寶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懇懃相待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羊設宴相待二大王合其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所授之計至此方纔敘明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為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其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為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如此容易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將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眾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付諸將之計亦至此方纔敘明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并番兵盡皆醉倒貪嘴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合樂人搬做雜劇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奉答瀘水之毒孟獲

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看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為首蜀將乃是趙雲三將之來寫得參差錯落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前未敘孔明分處補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此是前文所趙雲擒孟優法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此是前文所趙雲擒孟優至此是前文所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此是前文所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合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吾過



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  
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  
能也如何肯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解說蠻子油嘴孔明曰今已三  
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妙孟獲曰丞  
相若肯放我兄弟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  
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  
攻韜畧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調笑遂令武  
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  
去了此是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  
將旗職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  
前兩番賜酒賜坐今第三番又是換一樣面孔矣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  
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馬

之言純是剛趙雲之言剛中帶寬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  
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倘自  
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趙雲之言畧寬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枚  
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八不毛

月明瀘水瘴烟高

誓將雄畧酬三顧

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罪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  
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  
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  
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  
上項事此處方纔說明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又激勸眾人  
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



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又獎勵眾人皆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還屬蠻子得這許肚皮大着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瀘水之險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險不可方舟可謂險之極矣不

若非洞主威風猛 怎顯軍師手段高

謂又有啞泉柔泉黑泉滅泉之惡尤有甚焉南方屬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於火而忽又苦於水真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險阻出於意料之外乃愈顯丞相功績出於意料之外耳  
四擒孟獲以假棄舊寨為欲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退為進也五擒孟獲以深入重地為不可退之勢而擒之是以進為進也五擒之難倍難於四擒則五縱之難亦倍難於四縱於四擒見孔明之智於五擒見孔明之勇於四縱五縱見孔明之仁  
孔明乃先主之所謂水也而有四泉以難孔明則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則又以水濟火矣至於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則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魚之得水乎  
每讀封神演義滿紙仙道滿目鬼神覺姜子牙竟一無所用不若三國志中之偶一見之也如伏波顯聖山神指迷入山求草



祝井出泉未嘗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無一不容有二  
使盡賴鬼謀何以見人謀之善使盡仗仙力何以見人力之奇  
哉

文章之妙妙在極熱時寫一冷人極忙中寫一閒景如萬安隱  
老飄飄然有世外之風其地則栢澗松巖其人則竹冠藜杖孔  
明之遇之殆與先主之遇水鏡劉瓚之間紫虛陳震之謁青城  
幾相彷彿矣然先主遇水鏡於難後孔明則求萬安於難中紫  
虛青城未嘗賴之以救敗萬安則實賴之以救死是彼雖極閒  
而見者之心極忙彼雖極冷而見者之心極熱又不似前三人  
之有意無意為可見不可見之人也最相類又最不相類豈非  
絕世奇事絕世奇文孔明之見隱者不足奇而奇莫奇於卽孟  
獲之兄也有四泉之惡則有二溪之美以為之反有助虛之孟

獲則有助善之孟節以為之反地既有之人亦直然然我謂孟  
獲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納孟獲之弟之詐降以誘孟  
獲與以孟獲誘孟獲無異也賴孟獲之兄之相救以制孟獲與  
以孟獲制孟獲無異也以孟獲誘孟獲而孟獲不服以孟獲制  
孟獲愈不服惟以孔明勝孟獲而孟獲始傾心摺服則吾得而  
更觀五縱之後矣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  
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東方  
水南方亦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  
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  
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渡  
水尚可用筏渡此處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為壕塹  
只可搭橋比前又險



以浮橋為門壘土為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倚竹橋為

塞全賴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

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

羽扇乘駟馬軍左右眾將簇擁而出一邊忿怒一邊安閑孔明見孟

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又是一

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

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蠻子一諸

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某等情愿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

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

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蠻人正使蠻性

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

將曰汝等敢出戰否眾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再

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去却喚王平馬忠人帳受

計去了此兩路受計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

軍一退汝可便折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

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

追趕汝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此兩路受計先說明孔明只教關

索護車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

獲引大隊蠻兵近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

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真非有計否孟獲曰吾

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若非吳侯定是魏伐

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棄車仗而去也看這般光景必然料可速追

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

中旗幟齊整如故聚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



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  
矣蠻子亦會猜但孔明手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  
法太高故猜不着耳為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搜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  
自已之境只一句輕輕點出方知前所是日狂風大起四壁廂火明  
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了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  
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來得獲慌忙回西  
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此處方知所孟獲只  
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二處塵頭火光因此  
不敢前進此處火先是王平馬忠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  
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阿阿大笑曰蠻  
王孟獲天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他作樂得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  
遭此入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可奮力前去連人帶馬

砍為粉碎怕蠻子只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  
之前跣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  
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此是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舍  
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  
酒肉相待以好言慰撫盡合放回到底只蠻兵皆感嘆而去少頃張  
翼解孟優至擒孟優只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  
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  
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  
孟優優泣拜而去先打發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  
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此時又是獲曰吾今悞中詭計死不瞑目  
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此時又是一樣獲曰吾今悞中詭計死不瞑目  
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是蠻子直孔明大笑合



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後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子偏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君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會子偏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此是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警兩人一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朵思大王洞各人名色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禿龍洞見了朵思大王朵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大洞禮畢訴說前事朵思曰大王寬心若蜀兵到來令他一一人一騎不

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說得利害竟似獲大喜問計於朵思朵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眾不能進也關門塞狗洞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與瀘水渡者又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人當合飲此二日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如者當合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人多有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者當合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此處先點伏波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四

三



大路令大王穩居做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  
水若見此四泉必然飲水雖百萬之眾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孔明  
火攻及思却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  
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先主  
明為水誰知好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連  
水又遇着惡水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  
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與上文五月渡瀘相應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  
曰

山澤欲焦枯 火光覆太虛 不知天地外 暑氣更何如

又有詩曰

赤帝施權柄 陰雲不政生 雲蒸孤鶴喘 海熱巨鷺驚  
忽捨溪邊坐 慵拋竹裏行 如何沙塞客 環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  
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  
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回泉恐亦圖蔣琬曰孟獲四  
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况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  
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言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  
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此時之勢騎虎難下遂令王平領數  
百軍為前部却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境而入前到一泉人馬  
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  
言但指口而已與孟優等中酒毒以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  
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  
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面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  
崗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籐附葛而到見一石壁之中塑一將軍端



坐旁有石碑乃是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  
此處忽然過着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  
馬超馬岱之祖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大主今軍士不識地理  
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船三軍祈  
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  
異來得奇與陸遜之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  
異遇黃承彥相俱文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  
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  
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  
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  
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  
場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又將四泉歷敘一遍却與柔泉

甚變散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  
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亦與稗思孔明曰如  
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  
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讀者至此已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  
處可以解之忽然絕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  
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只萬安二  
得四泉上有一高士號為萬安隱者人以溪名乎此人不出溪有數  
十年矣其草菴後有一泉名安樂泉只安樂二字又可人若中毒吸  
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  
事以水治水以更兼菴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好名人若口含  
一葉則瘴氣不染草頭即中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文  
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



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前有開公顯  
波顯聖關公自顯聖伏波天使山神顯聖愈出愈奇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  
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眾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  
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栢茂竹奇  
花環遶一庄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又是一箇水鏡  
孔明大喜到庄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  
冠草履白袍皂繚碧眼黃髮忻然出口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又與紫  
青城老叟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  
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  
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  
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  
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眾兵殘生水火不求人孰  
知此時水亦甚

貴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  
飲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  
涎便能言語如今之服牛夏童子又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  
於庵中進栢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百世中却偏放出隱士清隱者  
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  
為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眾軍儘意採取各人  
口舍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如此草之妙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  
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說出姓名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伏  
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  
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  
兄弟之不得如此可嘆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人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  
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嘆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



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為王可平節曰為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秦伯讓天下而逃之豈方此豈又讓繼而更甚耶名之日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幽棲獨閉關

武侯曾此破諸蠻

至今古木無人境

猶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士驚慌又作一折令讀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即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與後文同馬昭後人有詩曰為國平蠻統大兵

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

諸葛虔誠水夜生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飛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孟獲失地利乃朶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朶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有此處疑為神兵便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讀者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得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讀者至此必謂下文又有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必勝矣即與朶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蜀兵百萬



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  
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  
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先主與劉璋飲酒之時有諸將舞  
蠻舞刀正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蹈而  
復相似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盞詣孟獲孟優前  
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董  
邪之擒孟獲則讀者之所料也楊  
鋒之擒孟獲則非讀者之所料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  
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  
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侄皆感諸葛丞相  
活命之恩無可以報又與前文放  
蠻兵照應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  
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此是  
五擒孔明  
令人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侄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

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平獲曰非  
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甚  
矣  
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朶泉如此之  
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  
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虎  
歸穴然後入穴  
取虎更自不易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  
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  
去此是  
五縱孔明又將孟優并朶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  
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馱馬送回前番先放孟優次放孟獲  
此又先放孟獲次放孟優正是  
深臨險地非容易 更展奇謀豈偶然  
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卷之三

三十九



